

桃花扇

• 劇奇傳場七 •

予倩未定稿

新中國劇社
演出臺本之二

新創
出版
總經
售社

桃花扇

七場傳奇劇

歐陽予倩編劇

這個劇本是在最近很短的期間抽空趕寫的，專爲舞台上演而不爲閱讀，所以除必要的臺詞外，舞臺說明甚爲不敷。就是場面和臺詞在排演的時候，也還會有相當的補充和刪改，當於一度上演後，另行正式出版。這一次的發刊，原只爲便於演員及舞臺工作者們的翻閱，另一方面也想以供臺灣觀眾看戲時參照，這或者對於言語比較隔膜的人觀衆有些幫助。

予倩謹識

第一場 南京文廟一角

登場人：

侯朝宗

吳次尾

陳定生

阮大猷

秦秀才

楊文聰

柳敬亭

時：明朝崇禎末年，春

（在文廟的牆上張貼着陳定生寫的「留都防亂揭貼」。好些人在看，陳定生吳次尾和侯朝宗三人漫步走來）

侯兄，你看，貼上了！

陳定生

好極了！好極了！

侯朝宗

聽聽那些看的人有甚麼意見。

吳次尾

好，好文章，痛快痛快！

秀才甲

這是攻擊阮大成的。

秀才乙

像阮大成那樣的傢伙，還不應當攻擊？

陳定生

這並不是攻擊阮大成個人，只是揭發奸賊魏忠賢餘黨的陰謀。當初太監魏忠賢專權的時候，阮大成就拜在魏忠賢的門下，奉做奸賊的乾兒子，一個讀書人，像他那樣的趨炎附勢，

就十足表現了他那奴才的醜態；想不到他竟敢做魏忠賢的乾兒子，更百般幫着他的混帳乾爹，跟東林，復

仇，這就進了一步，變成了權門的走狗，到處咬文嚼字，他就在大宗師自命，挑三挑四，誰要是不順隨着

太遠不道，把一個重大的罪名亂安在人們的頭上，想使你向他低頭。我們吃他的苦還不够多嗎？如今魏忠賢死了，他的黨山倒了，他又翻過面來，裝成讀書人的樣子，在我們面前來搖尾擺尾。

他想露了面又好做官，又好作惡。

侯朝宗 聽說他今天還要來此地，祭我們的至賢先師。

陳定生 這是文廟，是賢人的聖地，那種無恥小人，我們不准他來

來搖尾擺尾。

侯朝宗 他若來了，我們大家就恥笑他，把他笑走。

秀才甲 他臉皮厚得很，不怕人笑的。

侯朝宗 那我們就罵他。

吳次尾 他挨人的罵挨慣了的。他要是怕人笑罵，他就不會去做太監的乾兒子了。

陳定生 像阮大成這種奴才，最大的本領就是臉厚心黑，我們決不能夠放過他。

侯朝宗 我們決不能讓他再翻身。

吳次尾 喂喂，你們看，那邊不是阮大成，阮幫子來了嗎？

陳定生 好好好，我們散開一點，等他來，我們要給他一點利害。

（說到此處，大家散開一點，或坐或立，等着阮大成來。

阮大成，字圓海，原是宦官魏忠賢的徒黨。他雖博學能文，

為人陰險猜忌。對上媚，對下驕，活現出一個勢利小人。他

是個奴才化的智識分子，所以專門和有良心的文士作對。權

傾天下的宦官，魏忠賢失敗死了，他就失了靠山，許久不敢

出頭露面。今天他來到文廟，是想藉祭孔的機會，拉攏一班

文士，以便東山再起。）

他一走來。大家都不理他，他看見大家的臉色不對，便先

自陪笑唱諾，拱手為禮。）

阮大成 各位仁兄來得好早啊！（大家不理）各位是不是來與祭的

各位仁兄來得好早啊！（大家不理）各位是不是來與祭的

各位仁兄來得好早啊！（大家不理）各位是不是來與祭的

各位仁兄來得好早啊！（大家不理）各位是不是來與祭的

各位仁兄來得好早啊！（大家不理）各位是不是來與祭的

各位仁兄來得好早啊！（大家不理）各位是不是來與祭的

（大家還是不理，他忽然一眼看見侯朝宗，馬上招呼）啊，這位不是侯朝宗，侯仁兄嗎？

侯朝宗（不還禮，突然問他）你是那個？

阮大成 朝宗兄就忘了嗎？學生姓阮名大成，號圓海，孔子廟每年的丁祭，都是由學生來主持的。

侯朝宗 啊，你就是阮大成啊！

阮大成 啊？怎麼直叫起我的名字來了？

陳定生 阮朝宗，你到這裡來作甚麼來了？

阮大成 哈哈，奇怪呀！你們不是來祭至聖先師來的嗎？

秀才甲 至聖先師不要你祭。

阮大成 孔夫子是大家的，你們祭得，我也祭得。

吳次尾 你也配！你這奸賊魏忠賢的乾兒子！這是甚麼地方，也許你這下流無恥的奴才在這裏搖搖擺擺嗎？

侯朝宗 你也讀過詩書，為何不自愛惜，去趨炎附勢，做那太監魏忠賢的乾兒義子，便幫着那奸賊，專和讀書人作對，聯絡一班流氓地痞，摧殘善類，陷害忠良，許多愛國志士，死在你手裡，你還賴嗎？

阮大成 想你們都讚聖賢之書，爲甚麼相信那些異端邪說，反抗朝廷，圖謀不軌，若不是我從中設法，恐怕你們這班年青人還有許多要抓去殺頭呢。我念在斯文一脈，便不願旁人笑罵，捨身投入虎口，來保全你們，想不到你們還是恩將仇報，怪不得人家都說你們這班亂黨是纏不得的。

陳定生 住口！你這無恥奴才，狐假虎威，害了東林復社許多朋友，你還自鳴得意，想來強辯嗎？如今奸賊魏忠賢已經死了，你的水山已倒，你就該隱姓埋名，閉門思過，從新作人，那我們也不究既往。不想你還在家裏養戲班，養歌女，用來巴結官府，聯絡地方紳士，要想恢復你的勢力，你還敢公然到文廟來上祭；至聖先師要你這奴才走狗來祭的嗎？還大言不

慚，還要公然栽贓誣陷，罵我們是甚麼亂黨，你這無限下恥的狗，你敢把我們怎麼樣？

秀才們 我們打這奸賊！

衆人 打打打！

（衆秀才一圍而上，把阮大成按住就打，一邊打一邊罵：你還作惡嗎？）「你這狗東西！」「你還敢害人嗎？」

阮大成 大叫「救命」！

楊文聰上，急忙解勸，大家也就住了手。）

各位各位！請慢動手，存話好說！

阮大成（緊向文聰身後）龍友兄救命啊！

陳定生 你是甚麼人，甚麼人敢來替奸賊說話？

楊文聰 小弟楊文聰，號龍友，跟這位侯世兄朝宗，這位吳世兄次尾都是朋友，今日見諸位動了公憤，小弟本來不敢說話，不過，像諸位這樣崇尚正義，疾惡如讐，兄弟十分佩服，好得很，好得很！但有一層，這裡是孔子廟前，倘若打死了人，恐怕有些不便，君子不爲己甚，圓海也是聰明人，諸位仁兄就不能與以自新之路嗎？

侯朝宗 好，念在龍友兄關情，饒他這次，讓他走吧！

吳次尾 便宜了這奸賊！

陳定生 快走！這樣滿身糞臭，滿身血污的人，永遠不許再來！

（阮大成抱頭鼠竄而去，衆秀才開笑追下。只留侯陳吳楊

四

楊文聰 唉，「一失足成千古恨」！圓海也是咎由自取。不過他近來也有些悔過之意。以兄弟看來，「得放手時須放手」，各位仁兄，不妨與以自新之路。

侯朝宗 國事已經被奸賊們弄到了這步田地，倘若再讓阮大成之流混進朝堂，把持朝政，那還堪設想嗎？

吳次尾 所以遇見這樣的人，一定要打得他不敢出頭。

楊文聰 (轉移話頭) 各位仁兄近來得有甚麼新的消息沒有？

侯朝宗 道路阻塞不通，連家信都沒有，那裏還有甚麼消息！

吳次尾 龍友兄可曾得有甚麼消息？

楊文聰 適才看見官報，據說官兵一連大敗，流寇進逼京師，快要進城了。

吳次尾 流寇猖獗，竟到這地步田地！

陳定生 貪官汚吏，到處橫行，苛捐雜稅，重重剝削，百姓們求生不得，又怎麼不成流寇？

楊文聰 (注意陳定生) 這位……

侯朝宗 原來你們兩位還不認識，這是做同年陳定生，這是楊兄龍友。

楊文聰 原來是定生兄，失敬了！

陳定生 彼此彼此。

楊文聰 定生兄剛才的話十分中肯。不過流寇固然可怕，隴子又有進關的消息，大局不堪問了！

侯朝宗 想我們這些讀書人，既不能手握大權，又不能衝鋒打仗，幾篇文字，也挽回不了人心天意，令人慚愧。

楊文聰 事已至此，也是無可如何，我們只好且看春光。

侯朝宗 (長嘆搖頭)

陳定生 倘若隴子打進關來，那裏還有甚麼春光可看。

楊文聰 不談了吧，我們去到秦淮河上遊玩一番如何？

侯朝宗 心緒不寧，那裏都不願前去。

楊文聰 侯兄不是到過李貞麗家裏嗎？

侯朝宗 偶然去過，你怎麼知道的？

楊文聰 風月場中的消息比國家大事的消息靈通得多呢，(大家一笑)……貞麗有個女兒，名叫香君的可曾見過？

侯朝宗 聽說香君是絕代佳人，可惜那天她到鄭妥娘家去了，不曾遇見。

楊文聰 我來跟侯仁兄作媒如何？

侯朝宗 (微笑不語)

吳次尾 朝宗兄臉紅了。

楊文聰 哈哈！侯兄是才子，香君是佳人，應當撮合才是。

陳定生 我看與其問柳尋花，倒不如去聽柳麻子說書，到還有些道理。

侯朝宗 柳麻子不就是那柳敬亭麼？

陳定生 就是他。說書說得真好極了，他把歷代興亡成敗的故事說得有條有理，還有許多新的見解，連我們讀書人都不如他呢。

侯朝宗 聽說柳敬亭是阮大成的門客，那也就是奸賊的走狗，這樣的人說書，不聽也罷。

吳次尾 你不能那樣的想法。那阮胡子自以為有幾個冤枉錢，他除了養歌女養戲班之外，還把蘇崑生和柳敬亭一班人養在家裏，以後小弟寫了一篇文章，說明阮胡子是魏忠賢的死黨，那柳敬亭知道了，他就和蘇崑生一同帶了一班樂工離開了阮家。他說誓願餓死，也不作奸臣的門客。

侯朝宗 想不到江湖上有這樣磊落光明的豪傑，那一定要去拜訪，龍友兄同去如何？

楊文聰 敬亭差不多每日見面，今日不陪了。

侯朝宗 那就請便吧。

楊文聰 各位再見。

衆人 再見。

(忽聞魚鼓聲)

楊文聰 好像是敬亭來了。(望一望) 那邊不是柳敬亭嗎？(叫)

敬亭，敬亭，那裏去？

柳敬亭 (內答) 那位？啊，原來是楊老爺。

楊文聰 敬亭，請到這裏來！待我來介紹幾個朋友。

柳敬亭 (上) 啊，楊老爺，各位相公！(大家拱拱手)

楊文聰 敬亭來得正好，有一位朋友久慕大名，正要見你。

柳敬亭 豈敢豈敢。

楊文聰 這位是侯朝宗公子。這就是柳敬亭，

侯朝宗 侯公子，失敬了。

柳敬亭 敬老侯骨柔腸，相見恨晚。

楊文聰 豈敢豈敢。

柳敬亭 小弟告辭。

侯朝宗 再會。(楊下)

柳敬亭 小人也告辭。

陳定生 正要請教，怎麼就走？

柳敬亭 大街小巷，都說秀才們在孔夫子廟前打胡子，我這胡子也有些害怕。(衆笑)

吳次尾 我們打的是阮胡子。

柳敬亭 還好，我是個硬胡子。

陳定生 那是個大胡子。

柳敬亭 我是個小胡子。

侯朝宗 那個胡子是好賊魏忠賢的乾兒子。

柳敬亭 我是我爸爸的好兒子。

陳定生 你看我們今天打胡子打得好不好？

柳敬亭 打得不好。

陳定生 怎麼？

柳敬亭 可惜沒有打死。

衆人 哈哈哈哈！

柳敬亭 打虎不死，反受其害。(衆笑)

陳定生 敬老不是在阮大成家裏教歌嗎？在他家裏的情形怎麼樣？

柳敬亭 我在他家裏穿得好，吃得好，他每月還給我不少的錢。

陳定生 那你爲甚麼又不幹了呢？

柳敬亭 那些奸臣的走狗，他們的錢，還不是從老百姓身上剝削來的

的造孽錢！我情願餓死，也不願去替那些奸賊幫場面。

陳定生 偏偏有些讀書人，自命懂得道理，却反而去替奸賊們幫場

面！

柳敬亭 有些人非但去幫場面，而且甘心做狗，還要陷害自己的朋

友呢。

侯朝宗 敬老的話不錯，所以我們第一要伸正義，正義一伸，邪惡

就自然不能容，今日我們打阮胡子，也就是伸正義的舉動。

柳敬亭 不過，請恕我放肆！

侯朝宗 請講。

柳敬亭 魏忠賢雖然死了，黨徒還散佈在各處。阮胡子詭計多端，

各位相公要隨時防備，這就叫「明鎗容易躲，暗箭最難防」

啦。(衆點頭)——在下不才，最近編了幾支小曲，無非

是叫老百姓大家起來，提倡忠義，肅治奸邪的意思。倘若各

位不嫌棄，請到寒舍奉茶，等我來唱給各位聽一聽，當面請

教如何？

衆人 正要請教。

柳敬亭 各位請！

侯朝宗 (此時廟中隱隱有鐘聲之聲，大家正要走又回頭一望)

陳定生 真是清淨莊嚴的地方！

柳敬亭 究竟不知道甚麼時候才真能得到清靜！

幕

第二場 阮大鵬的書房

登場人物：阮大成，妻，妾，婢僕，楊文聰

(阮大成在文廟受了一頓打罵，躲在家裏，他正想靜怎

樣報復，徘徊室內，自言自語。他的老婆來送東西給他

吃，丫頭先上，太太跟甯就上。)

阮大銀 不值得，不值得……真是豈有此理

丫頭 (端着一個蓋碗上) 老爺，太太給您燉的雞湯，有高麗參，有鹿茸的。(回頭見太太進來) 啊，太太來啦。

太太 身上不大痛吧？

太太 唔……真是混賬極了！

太太 別生氣了。

太太 怎麼不生氣？怎麼不生氣！受了那麼大的侮辱，還說「別生氣」呢！

太太 好好，不說了，吃點兒東西保養保養吧。

太太 不吃不吃，拿走拿走！

太太 唉，也難怪你生氣！可是那班傢伙也真難對付，我看你還是少出門。

太太 算了算了，女人懂得甚麼？嘴真多！

太太 好，得了得了。我知道你討厭我比討厭那班秀才還利害，唉，好心沒好報！(回頭對丫頭) 算了，你去叫六姨太來吧！(下，丫頭同下)

阮 他媽的，我不相信我不能出頭。有朝一日，嘿……現在只好暫忍一時之氣，慢慢的想法子。來啊！(內應)

阮 哦。(上，手裏捧着一部燕子箋戲本)

阮 我新編的那個燕子箋，抄好了沒有？

阮 抄好了，原稿在這裏。(呈上)

阮 家裏戲班的新置行頭齊備了沒有？

阮 都齊備了。

阮 傳話下去，叫他們把「燕子箋」趕快練熟，老爺後天要請客！

阮 是。(下，阮翻閱戲本)

雞湯 (睡眼惺忪走出來，後面一個丫頭，還是端的剛才那碗雞湯) 後天又要請客嗎？

阮

妾

阮

妾

阮

妾

阮

妾

阮

妾

阮

妾

阮

妾

阮

妾

阮

妾

阮

妾

阮

妾

阮

妾

阮

妾

阮

妾

阮

妾

唔，我有好烹調，好戲班，還有自己編的好戲，外帶我還
有錢。我可以用這許多東西，聯絡地方上的紳士，交結來往
的官府，等我佈置好了，那班甚麼東林呀，復社的黨徒我
要叫他們死無葬身之地！

別生氣了，吃點兒東西吧！(把湯送過去)

(很自然地接着那碗湯，丫頭微笑下) 我真氣飽了！

千萬別氣，氣壞了身子就沒有本錢跟人家鬥了。

(接受她的規勸，喝着湯)

前天那班甚麼秀才罵你甚麼來着！

還不是那一套。

一定又是說你不該拜魏忠賢做乾爸爸吧？

那些話不要提了！

那怕甚麼？要是我啊，「一不作二不休」，找着有勢力的

從新拜一個。

哈哈，笑話笑話！

那怕甚麼？我就拜過好幾個乾爸爸。你以前不也是我的乾

爸爸嗎？

別胡說了！

不過長了鬍子拜乾爸爸，怕多少有點兒不好意思，不過，

想穿了也沒有甚麼——你想，不拜乾爸爸，不能做大官。不

能做大官，就不能為國為民；因為為國為民，就去吃點兒小

虧，挨點兒小罵，這個意思，要是那些秀才們想得到，他們

還要感激你啦！

噫呀！你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這正是我心裏頭的話！你

真是個才女！要是那班亂黨都有你這樣聰明，那天下就太

平了嗎！

(僕人上)

楊文聰楊老爺拜會。

啊，楊老爺，快請快請！（對姜）你避一避，順便把碗收了去！（姜帶湯碗下）

（楊文舉上）

圓老，好吧？

啊，龍友兄，請坐請坐！（就坐）那天多虧龍友兄解勸，不然被他們打死了。

那班年少氣盛之徒，真是豈有此理。

他們目無尊長，將來必定要造反。

圓老是不是要應付一下才好？

龍友兄以為應當怎麼樣？

現在的事情，第一要有勢，第二要有錢。

倘若魏公還在，只要一紙文書，就把他們一網打盡。

如今是談不到了。

是否要用些錢去收買他們？

這當然也是一法。

一個人只要給他錢肯受，給他官肯作，那就有辦法。如果給錢不受，給官不作，那其心就不可問了。

不過他們都還是人才。

人才要為我用才是人才，不為我用，那只是廢材。

（微笑點頭）

送點錢到是沒有甚麼，是不是他們反而會擺起架子來呢？

錢是人都要，不過當面送錢，似乎總不便收下。

對，對，我們要使他們不知不覺受我們的錢，不知不覺聽

我們的話，不知不覺就變了我們的人。

大約是這個意思。

不知道他們當中為首的是那一個？

侯朝宗似乎最有聲望。

好，擒賊擒王，我們就在侯朝宗身上下些功夫。

如今到有一個好機會：那侯朝宗很有意於秦淮河一個妓女李香君，可是他沒有錢，圓老何不花一筆錢，讓他梳過了香君，這也是藝林雅事。

大概要多少錢？

香君是個名妓，第一次上頭，大約總非五六百金不可。

這個數目雖不算少，兄弟還可以籌備。那我就出六百銀子。

那個可以作媒呢？

那一定要請楊老爺作媒。

那怎麼行？倘若被人知道，還說楊龍友堂堂縣令，給人帶

罵，豈不笑話？

爲了小弟的事，總求龍友兄勉強爲其難，拜託拜託！（跪下去叩頭）

啊呀，啊呀！圓老的事就跟小弟自己的事一樣，小弟一定

幫忙。

龍友兄，你真是古道熱腸，令人佩服，只要那侯朝宗到了

李家，進了香君的房，上了香君的床，覺也睡了，錢也花了，

我們就在這邊放話：說他用了我阮胡子的錢，進了我阮胡

子的黨，看他還充甚麼英雄好漢！到了那個時候，甚麼東林

也好，復社也好，叫他們黨裏自己搗亂，我們再用點方法，

便他們自己消滅，哈哈。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便便。」我輩聖

人之徒，豈能有甚麼朋黨。倘若東林復社兩黨的朋友，能

够翻然改悔，不跟圓老爲難，也未嘗不可一變士林的風氣，

解除糾紛，小弟以無偏無黨之身，甚願爲此事奔走。

龍友兄你真是：「君子人賊，君子人也！」（深探一揖）

——

——

——

第三場 李貞麗家

登場人：

李貞麗

蘇崑生

鄭安娘

窰白門

卞玉京

丫頭

李香君

楊文聰

侯朝宗

柳敬亭

（開幕時場上沒有人；陳設頗整齊雅緻，脉脉的瓶花，墨的鳥語，令人覺得幽麗而靜適，可以久坐忘疲。）

蘇崑生帶着笛子走上來，常來常往的，毫無拘束，坐下來，取出笛子試吹幾聲，小丫頭伸出頭來望一下，縮回去，便聽得叫媽媽：「蘇師父來哪！」

（跟着就是李貞麗出來）

貞姐，你好！

啊，蘇師傅，才來嗎？

剛來一會兒。

（叫丫頭）小桂，去叫姐姐來！有怎麼消息？

聽說李自成快打進北京了。

那怎麼得了？

照我們的古話，是叫：「不了了之。」

總不會打到南京來吧？

聽說。

你不是在阮大胡子家裏教小科班嗎？怎麼又出來了？

蘇

貞

蘇

貞

蘇

貞

蘇

貞

蘇

貞

蘇

貞

蘇

貞

蘇

貞

蘇

貞

蘇

貞

蘇

貞

蘇

貞

蘇

貞

蘇

貞

當初不知道阮大威是奸臣魏忠賢的乾兒子，爲了吃飯，就到他家裏教戲，以後知道他是魏黨，我就跟柳麻子一同出來了。

如今你的生計怎麼樣？

纔然餓死，也不作奸黨的門客。

看起來你的火氣到還不小。

香君呢？（丫頭上）

姐姐在樓上哭呢。

怎麼，好端端的哭起來？讓我來去看看。

（貞麗剛要上樓，鄭安娘，窰白門，卞玉京三人同來，安娘沒上就先聽見她的聲音）

貞姐在家麼？（上）

啊，老安！

（同）貞姐，我們都來了。

甚麼風會把你們吹來的？

我們來約你到莫愁湖玩去。

蘇師傅還剛來呢。

誰管他這糟老頭兒。

（尷尬地笑着）

香君呢？

聽說在樓上哭呢。

哭？爲甚麼？

我正想去問她。

也是時候兒了，十七八歲的姑娘，遇見這樣的春天，怎麼不難過呢？

誰像你這樣不害羞。

讓我來看看去。（跑上樓去）

蘇

嫩真像猴子。

白

白門姐，你們有沒有聽見甚麼消息？剛才蘇師傅說：李自成就快打進北京城了。

白

我聽說外面還貼了告示，說：軍民人等不要聽信謠言，天下還很太平呢。

玉

那到底聽誰的好呢？

白

聽說將來南京都危險呢。

白

那總不會吧。

白

（姑娘從樓上一路笑下來，香君跟着下來）

白

（手裏拿着一本「精忠傳」，你們當香君爲了甚麼事情哭？原來她在看「精忠傳」，看到風渡亭岳老爺歸天的時候，就哭起來了。

白

這才真傻呢！「看兵書落淚，替古人擔憂」！

白

（大家都笑）

白

你們看，她把岳飛的名字，都圈上一個紅圈，秦檜的名字就都用香火燒掉。

白

（站起來，走過去，接過姑娘手裏的書）啊，了不得，了不得！真是有心胸，有志氣，像岳飛那樣的忠臣，人人應當敬重；秦檜那樣的好賊，人人得而誅之。

白

話是不错，可是世界上的事誰說得很：宋朝的秦檜人人知道，如今的秦檜誰知道？他作的事情像秦檜，樣子裝得像岳飛。

白

（說到這裏，她故意開頑笑，指一指蘇崑生，大家都笑。

白

崑生撇着嘴笑着）

白

瞧，這張嘴，呱呱，像隻烏鴉。

白

（對香君）得了，小妹妹，別傻了，還是唱曲子吧！

白

香君，把牡丹亭「良辰美景奈何天」那一段溫習一遍吧。

白

唉，「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這兩句話真

白

是不盡興亡之感。

白

得了，別發了，吹笛子吧！我來唱春香。（她唱）：「小春香」……

白

真會搗亂！（吹笛）

白

（唱）「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

白

（唱到這裏，楊文卿和侯朝宗上，歌聲頓止）

白

哈哈哈哈哈，唱得好！唱下去，唱下去！

白

（上前張羅）楊老爺！

白

這位就是有名的侯公子。

白

侯公子榮福！香君你來。這就是大家常常說起的侯公子，上前見過！

白

公子榮福。

白

不認識楊老爺了！

問仙子！

這就是新娘子啦，我們院裏不興拜堂，新人請上坐！

新娘上坐，新郎呢，在那裏？

新郎呀，你坐上去就知道了。

（蘇柳同笑）

啊——蘇師傅，柳敬老都在這裏？

楊文聰楊老爺，叫我們來奉陪公子。

楊老爺怎麼不在？

楊老爺說今日別處還有要事，明日前來道喜。

真教我梳頭香君麼？

你還有甚麼不願意嗎？

秀才點狀元，那有不願意的道理？只是我「阮囊羞澀」難

以爲情……

公子不必煩心，楊老爺早已預備好了。

怎麼楊老爺——

是啊，楊老爺說，朋友相交，應當主持風雅，願天下有情

人都成眷屬。公子和香君，真是郎才女貌，天上少有，地下

無雙，因此草草預備一些莊筵酒席，聊助公子一宵之樂。

楊仁兄固是有情人也，只是如此情景，真是作夢一般！

這樣的夢不妨多作幾個。

你們只管咬文嚼字，新娘子腿都站酸了。

呀，那真是對不起，原諒原諒！（對香君一揖）

（把侯朝宗向李貞麗一推）還要拜拜丈母娘。（侯又一揖

，安娘又指指自己說）還有我呢。（侯也拱拱手，大家一笑

就座。）

（舉杯）公子大喜！

我們每個人敬公子一杯。（衆和）公子請酒！

香君還沒有敬公子的酒呢。

香

侯

侯

白

侯

白

柳

侯

白

蘇

白

蘇

白

柳

侯

白

蘇

侯

白

侯

白

玉

白

侯

白

侯

白

（敬酒）公子前程遠大！

多謝香君。

公子要同敬一杯。（喜和）

公子跟香君吃個成双杯。

我來。（她把侯李的酒混合一下，二人略飲，衆笑）

（接過香君的扇子。）我想題一首詩送香君。

好極了，我來捧硯。

這硯要讓香君——捧。（丫頭送過硯臺）

（指指白門）碰釘子啦！我看題詩不如唱戲，唱戲不如

猜拳，來吧，來吧！

讓人家題完詩再猜拳。

（指指安娘）你也碰釘子了。

（朝宗詩成，遞給香君，柳敬亭要看，香君遞過去）

怎麼，詩就題好了？看起來到真是有點兒才學。

（念詩）：「夾道朱樓一徑斜。王孫初御富平車。青溪臺

種辛夷樹。不及東風桃李花。」啊，好極了！我們要賀一杯

。（柳敬亭，侯一飲而盡。）

香君應該同敬一杯，謝謝公子題詩（香君敬酒，侯飲乾）

好事成双，再來一杯。

再喝要醉了。

這杯酒是找敬的，一定要喝。（侯勉強喝了）

我也敬一杯。

我們同敬吧。

我敬完了你再來。

對不起，我真不能喝了，再喝就要醉倒了。

不給面子嗎？

留著明天再喝吧。

人家的都喝了，就不喝我的，那我不來了。

好，我一定盡此一杯。（侯舉杯將飲，香君接過去一口替他喝了）

啊呀，真不害羞！還沒有上頭，就這樣巴結，這杯不算，再來一杯！

我君請公子上樓安歇吧。

啊嚙，丈母娘保駕來嘞！

送新人入洞房。

我們也要回去了，明天見！

（細樂，丫頭和貞麗送侯朝宗香君上樓，場上只留柳敬亭蘇崑生鄭妥娘）

又算完了一樁事。

又算造了一次孽。

又算混過了一天。

人生不過是這樣一回事，這就叫馬馬虎虎。

糊裏糊塗。

你們看他這段因緣怎麼樣？

公子哥兒的事，還不是行雲流水！

那也難說，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人家還有好戲，我們趕快下臺，回去呀！

第四場 李香君粧樓

幕

（香君粧罷，候侯生定情的第二天早晨，天晴氣朗，後面傳來女孩子學唱的歡聲，一切都好像寧靜而甜蜜。香君最天才罷，一個丫頭替她收拾粧臺，一個丫頭替她穿衣服，侯朝宗閒適地坐在一張椅子上，手裏玩弄着香君的扇子，望着她出神，彼此笑了一笑，香君好像問他：「新鞋怎樣？」侯生好像非常稱讚，香君走近朝宗，輕輕撫一撫他的肩問他：「冷不冷？」朝宗搖搖頭說：「不冷」。順手就拉著香君同坐）

怎麼樣？

你呢？

（彼此相視微笑，侯朝宗打個呵欠，香君也想打呵欠，急忙背過身去，仍然打完了那個呵欠，彼此沈浸在甜蜜的陶醉中，丫頭送蓮心湯給他們）

真想不到，你怎麼會來！

我來了，你還會想不到，怎麼一來就永遠不走。

那可說不定，我只是這樣想：要好，就是一刻地好；不好

就一世也沒有意思。

可是我不是輕薄少年

我可不是千金小姐。

就不許我在風塵中有個知己嗎？

你真當我是知己？

走遍了海角天涯，除了香君，那裏還有知己！

（注視朝宗，滿意地笑，接着用茶匙送顆蓮子給佻）

（也回敬香君一顆蓮子，不留神

了。(放下碗站起來想替她

不要緊，一會兒就會乾的。

這件衣裳穿在你身上

衣裳是很漂亮，人

我說的是人。

你分明稱讚的衣裳。

說話要憑良心

(也坐下) 你這

我也不知道。

是誰替你去辦的？

侯

（有點窘）香君，我不瞞你：行院人家，我是從來少到，不想來到南京，因為慕你的芳名，頗懷非分之想，這個意思我曾經無意之間說過，誰知楊老爺就認了真，居然替我辦了莊園酒席，把我送到這裡，我也不知道怎樣回事，一到這裏，還沒有上樓就神魂顛倒，以後我也不知道怎麼真的就入了平生之願。

（點頭如有所思）

可是楊老爺事先絲毫沒有談起過，而且不知道他究竟用了多少錢。

大概要花五六百銀子。

啊，要他花這樣多的錢，那怎麼行！

楊老爺到是常常往，好像他從來沒有甚麼錢。

那他這許多錢從那裏來的呢？

你跟楊老爺是甚麼交情？

是文字之交，可是相識不久，來往也並不很密。

那就有點奇怪，我看回頭楊老爺來了，你不妨當面問他。

我想請你不著痕跡地問他一聲，看他怎麼說。

那也可以，不過……

（丫鬟下玉京同上，只站在門口）

昨晚怎樣，還好吧？

恭喜恭喜！

辛苦辛苦！

請進來坐。

再見再見！（笑着下）

怎麼不坐坐。

（貞麗在下面叫着：「啊，楊老爺——」）

他來了。

（一面上樓一面叫）楊老爺來了，就請樓上坐吧！

（楊文卿，貞麗同上）

哈哈哈哈哈，恭喜恭喜！

多謝成全。

香君，還不拜謝楊老爺！

多謝楊老爺。

打扮起來越發嬌嫩了！老兄，我這個媒作得怎麼樣啊？香君，你看侯公子是人才，文是文才，總還稱心如意吧，哈

是，啊，我和香君，雖不過一宵之愛，彼此海誓山盟，必定

白頭偕老，仁兄成全之德，永不能忘。不過這許多粧奩禮物，

都是仁兄的厚賜，真不敢當，小弟只有慚愧。

好朋友就不要客氣哪。

是，啊，些微禮物，何足掛齒，只是太輕微了。

楊老爺，聽侯公子說，他和楊老爺舊日並無深交，楊老爺

在南京也是作客，並不是十分充裕，那裏有許多錢送給朋友

尋花問柳呢？

這……

（把香君拉在一旁）喂，錢到了我們手裏就得了，這些話

你問他幹甚麼？

這是侯公子叫我問的。

噫，你看，才住了一宿，你就這樣聽他的話，叫做媽媽的

還說甚麼呢？（丫頭端上幾樣酒菜）好吧，楊老爺，您請來

喝杯酒吧，就當我們謝大媒。

不用客氣，擺下就是。（他打定注意對侯說明）朝宗兄請

過來，適才香君不問，小弟也不好啓齒，如今既是問及，小

弟就只好說個明白。

小弟也有些疑惑，還望仁兄說明緣故。

這一回老兄梳妝香君，一共用了五六百銀子，這個錢都不

是小弟的。

楊 侯 楊 貞 香 貞 楊 香 楊 貞 侯 楊 貞 侯 楊

是那一個的。
是另外一個朋友的。

那一個朋友？

我看暫時還是不說。

還是請仁兄告訴小弟吧。

說出來老兄不要動氣。

請您快說。

這錢是阮圓海送的。

阮圓海？就是那阮大成，阮大鬚子麼？

就是他。

怎麼，我在這裏所用的錢，都是阮大鬚子的錢！

是呀，老兄用的就是阮大胡子的錢。

（呆了）

些些小事，老兄不必為難，想那阮圓海，他也是聰明人。當日他投到魏忠賢的門下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那魏忠賢，本想殺盡天下賢士，多虧阮大胡子從中設法，保全的也就不少，不料東林復社的少年，不能相諒，始終當他是個壞人，他如今也十分後悔，只想求老兄替他在許多朋友面前疏通一下。

（大窘）啊呀，我怎麼會糊裏糊塗用了阮大胡子的錢？我想把錢還他，身邊又沒有錢，倘若不還，人家說我用了奸臣的錢，眠花宿柳，那還怎麼做人？

侯相公，甚麼事這樣為難？

這個你不懂，不要問。（走向楊文驄）龍友兄，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那阮大成，只要他誠心悔過，從此好好地做人，我也可以原諒，到可以說話的時候，朋友面前我也可酌量說幾句話。

就是說替圓海疏通幾句，那是再好沒有，大家都好。

至於那五六百金，小弟雖然窮，還可以設法，陸續的還他就是。

這又何必呢！

只是，龍友兄，這件事關係小弟一生的名譽，還望在外面

不要說起。

那自然，人家不會知道的。

侯相公，你錯了！

香君，要你管甚麼閒事？

我聽了半天，早已經明白，侯相公，你是被人賣了！

香君，你說話要謹慎一些才好。

楊老爺，誰不知道那阮大胡子是魏忠賢的義子？他作惡多端，天下咒罵，你為甚麼反而要去幫他，還把自己的朋友去

出賣？要知道賣朋友的人就是賣自己！

胡說！一個願打，一個願捱！與我有甚麼相干？

這分明是欺負侯相公忠厚，就作成圈套，要敗壞他的名譽。

。

香君不許多講！

生米煮成熟飯，不要錯怪好人。

甚麼叫生米煮成了熟飯。難道侯相公在這裏住了一晚就不

能作人了嗎？

我說的是你。

我？我是個妓女，活該讓你們欺負的。可是我儘管是個妓

女，心還沒有死，是忠是我還分得出來。就把我凌遲碎

我也不會隨便接待一個奸賊的走狗！（對侯朝宗）侯相公，

你怎麼不說話？大丈夫，有話說話，有錯認錯，上了當，

落光明說出來，怕甚麼？五六百銀子，你還不起，我叫我媽

媽替你還了他們。

啊呀，你瘋了！

啊呀，你瘋了！

媽媽不還，我用我的身子替你還！（對楊）楊老爺，我這頭上戴的，身上穿的，都是你昨天送來的，我先把這些還了你吧！（說着她便摘下頭上的花，脫了身上的衣服）

嗟呀，你真是瘋了！頭上戴的，身上穿的，很多都是自己啦！（把香君取下的首飾一一檢起來）

（無可如何，只好發出掩飾的笑。）

我們是烟花下賤，可是讀過書的人也不要太看不起自己。

香君，你這樣鬧，你不要給公子種禍根哪！

謝謝你楊老爺，只懇求你老人家，拜上那阮大胡子，只說是侯朝宗沒有受他的恩惠，不會作他的走狗。

豈有此理！

楊老爺不要生氣，香君小孩子皮氣，請您高隆貴手，原諒她。（對香君）你太不懂事了！還不來給楊老爺賠罪。

慚愧，慚愧。香君，我佩服你。龍友兄，非是小弟不領盛情，只怕自信不堅，反為小女子所笑，這些禮物，請仁兄帶回，其餘的銀子，明天一定湊齊了送過來。

不必談了，不必談了。（美意翻成惡冤家），總而言之，好人難作，再會。

真是抱歉。

（拉香君）還不送楊老爺，（香君走上幾步，楊已下樓，貞迫下）楊老爺您走好！明天帶香君到舊公館來請罪！

（異常難過的样子）我真糊塗，我怎麼會上這樣一個當！事情已經是這樣了，難過也沒有用處，以後格外謹慎就是了。

這樣一來，弄得我真是……

誰會想到像楊老爺這樣的人會幫着阮大胡子玩這套把戲呢？不過你這回上當，完全爲了我，還是我害了你。（她輕輕地哭起來）

香君，千萬不要這樣說，是我對不住你，我在你面前只有慚愧。

（上來）香君，你今天的皮氣開得可真不像話，與你甚麼相干？你一定鬧得我們在這裏住不下去，活不下去，你才開心嗎？你當他們是好惹的呀？我現在不跟你說話，要有一個風吹草動，我就把條命給你拚了！

（無語）

這都是我的不是。

（不理他，嘆口氣走進去了）

（也低低說不出話來）

（正在這個時候，樓下有人叫，問侯公子在不在，聽那聲音，知道是陳定生，侯朝宗急忙走到樓梯口）

（內白）侯公子在這裏麼？

定生兄嗎？啊，次尾兄也來了，請上樓來坐。

（陳吳同上）

你果然在這裏！

有甚麼緊急的事嗎？

怎麼你還不知道？

甚麼事？

外面大街小巷，茶樓酒肆，看見有人發出匿名揭貼，說你用了阮胡子的錢，入了阮胡子的黨，許多朋友，都在文廟的明倫堂等你去說話呢？

這一定是阮胡子的陰謀詭計。

雖然是陳胡子的陰謀詭計，我自己也不小心。

究竟怎麼回事？

楊文舉把我帶到這裏，莫明其妙就把衣服首飾送給貞麗，酒席也早預備好了，說是主持風雅，誰知今天早上他又來了，這才告訴我說我用的是阮胡子的錢，要我在朋友們面前替